

皇元風雅三十卷

(元) 蔣易輯

元建陽張氏梅溪書院刻本

黃丕烈跋。框

高十八·六釐米，寬十二·八釐米。每半葉十行，行十八字，黑口，四周雙邊。

蔣易，生卒年不詳。字師文，自號橘山真逸，建陽人。從杜本遊。元末入阮德柔幕。有《鶴田文集》二卷。又積十數年之功，編《皇元風雅》三十卷。

《皇元風雅》卷前有後至元三年（一三三七）蔣易自序，以及後至元四年黃清老序、後至元五年虞集序。

是書錄詩始劉因，與傅習、孫存吾《元風雅前集》所選相合，而開卷亦取《黃金臺》一篇。卷一至卷二十七，收詩人八十五家，人數不及傅、孫《元風雅前集》《後集》三分之一，而甄錄詩篇幾乎為其二倍。阮元《揅經室外集》卷四《元風雅》提要云：「傅、孫於諸大家所錄寥寥，此則選擇古體較為詳審，即同錄一人一題之詩，題目字句各不相侔。如胡汲仲《題女直驄馬圖》，孫本『題』字下多『崔錄事』三字。虞集《李伯時九歌圖》，傅本無『李伯時』三字；《送星上人歸湘中》，傅本無『歸湘中』三字。柳貫《和袁集賢上都雜詩》，傅本『和』字上有『同楊仲宏應舉』六字。諸如此類，不可勝

舉。其餘字句，如揭傒斯《送淳直子朝發扶桑國》，傳改『扶桑』作『梁宋』。吳師道《黃金臺》『千里風塵馳駿馬』，孫改『風塵』作『強燕』；《銅雀臺》『漢家一片當時土』，孫改『當時』作『如膏』。蓋當日隨時所得，而又出於各人點竄，不可拘於一律。至於每人篇尾各著事實，此則較傳、孫兩家為勝，存之足以資考證之助。」所言甚是。

卷二十八至三十，為「雜編」，體例同前二十七卷。

卷內遇「國家」、「聖朝」等字樣，或提行，或空一格，以明所尊，亦為元刊本之佐證。

據蔣易自序，書之刊刻應始於後至元三年。至後至元五年虞集為序時，大約行將畢工。目錄後有墨記曰「梅溪書院」。張氏梅溪書院為刻書名肆，主人張子禹，古邢人。該書坊曾於大德十一年（一三〇七）刻《校正千金翼方》三十卷、泰定元年（一三二四）刻《類編標注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集》二十五卷《後集》二十五卷《續集》二十二卷、泰定四年刻《書集傳纂疏》六卷、元統二年（一三三四）刻《韻府群玉》等書。

傳世蔣易所編元代詩選尚有《國朝風雅》不分卷《雜編》三卷，二者相比較，每多

歧異。其一，《國朝風雅》有子目而無總目、序跋。此本無子目，而有總目，並有蔣易自序、黃潛序、虞集序。其二，《國朝風雅》無卷次，惟《雜編》分上中下三卷。此本則合《雜編》而總為三十卷。其三，《國朝風雅》與此本惟《雜編》內容、編次相同，收詩人七十一家。其他部分則有合有不合。《雜編》之外，《國朝風雅》收詩人二十八家，此本之前二十七卷收詩人八十五家。《國朝風雅》所收前二十八家中惟僧虛谷未見收於此本，餘二十七家皆分見於此本之部分卷次中，此本較《國朝風雅》多收詩人五十八家。其四，《國朝風雅雜編》目錄後有蔣易跋語，云：「記以雜名者，旁及他事，不專於一也。詩以雜名者，不拘流例，遇物即言也。是編雜採江湖之所傳而不睹其全者，故題曰『風雅雜編』云。」此本則無。然此本總目後之一段文字，乃蔣氏敘此書編纂緣起者，《國朝風雅雜編》無。

比較二者，可知此本與《國朝風雅》相同部分，實皆以《國朝風雅》之書版刷印。所不同者，凡位於各卷卷端之詩人姓字，在此本皆被挖改為「皇元風雅卷之×××」，卷末亦增刻以「皇元風雅卷之×××終」。因屬挖改，不易為工，字畫模糊不清。卷二十八至

二十九則將《國朝風雅雜編》三卷卷端之「國朝風雅」、「國朝風雅雜編中」、「國朝風雅雜編下」，挖改為「皇元風雅卷之二十八」等等。各版心原鐫刻詩人名字以及各家單獨的書版序號（葉碼），此本中皆已挖改作卷次和各卷的書版序號（葉碼），挖改痕迹清晰可見。此本中為《國朝風雅》所無之各卷，原先蓋隨得隨刊者，故各家之詩不相銜接。

此書見於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、黃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、《文淵閣書目》、阮元《四庫未收書提要》、張金吾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等書目，諸藏目所著錄卷數皆為三十卷。

元人所編本朝詩選之類的書籍頗有幾種，據錢大昕《補元史藝文志》著錄，此書之外，尚有傳習、孫存吾《元詩前集》六卷《後集》六卷（案即《皇元風雅前集》《後集》），曾應奎《元詩類選》四卷，《皇元風雅》八卷（注云：「無撰人姓名，或云宋褰。」），孫原理《元音》十二卷，賴良《大雅集》八卷。又據元戴良《九靈山房集》卷二十九《皇元風雅序》提到另外一部《皇元風雅》，云：「東海隱君子（丁）鶴年所輯……取向所積篇章之富，句抉字摘，編集類次之，而題以今名。」此《皇元風雅》編選者為另

一人，則其與蔣氏、傅氏、孫氏等所編選者當非一書。然諸書今大多不存，僅此書與傅氏、孫氏所編選者尚可見到，十分珍罕，對研究元代詩歌藝術成就具有重要價值。

卷內有「鐵琴銅劍樓」印鑒，知此書曾為瞿氏鐵琴銅劍樓收藏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汪桂海 程有慶）